

再现一代名官行走政坛四十年沉浮生涯

大清一品

张军◎著

长篇小說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清一品 / 张军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4. 7

ISBN 978-7-5113-4666-7

I. ①大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10802号

大清一品

著 者: 张 军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紫 夜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246千字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4666-7

定 价: 38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乾隆四十七年，农历正月二十八。

直隶武邑县的早春仍然寒意未退，刚抽出的柳条在阵阵寒风中瑟瑟发抖。铅灰色的云布满了天空，虽是巳时（上午九点以后）了，天色仍显昏暗，渐渐地，天空像撒白面似的下起雪来。

雪时断时下，倒也不十分大，街道寂寂，绝少行人。但城里一家不大的茶馆却十分热闹。雪天寒地，正是围炉清谈的好时分。茶馆内摆着十几张方桌。最靠里的一张桌子，围了五个人，一边品茶一边眉飞色舞地高声谈论着些奇闻逸事。周围的几张桌子也三三两两地坐了人，很感兴趣地竖着耳朵听。

坐上首的是一个瘦子，他把身子一仰，大声说道：“李大哥方才说到朝廷有站班之象，咱们老百姓能看到大象出来站班也算是开眼了。但五天前，我在北京时却亲眼看见一头大象死在西长安街，你们谁有这个眼福？”

左首穿黑棉袍套着青黑背心的李大哥不服气道：“大象又不是什么神物，不过是个畜生，死了又有什么奇怪的？”

瘦子听了这话，不高兴地摇摇头道：“李大哥说错了，那大象真是通人性，甚至比人还要知礼。那日我路过西长安街，只听得锣声当当紧着响，行人都靠了边。但见不远处十几个内府的人带着四头大象走过来。走在后头

的那头象，好像是病得不轻，走路一摇一摆的，走三步歇一会儿，向紫禁城走着走着就卧倒了，任凭赶象人怎么催也不起来。过了好半天勉强站起，先向北跪了下来，磕了三个头。然后复向西跪下，又磕了三个头。磕完头，就仆倒在地死了。据赶象人说，此象向北拜是谢皇恩呢，向西拜是不忘所生之地。这大象可不是一般的畜生，真是灵物啊。”

“那死的象是不是叫作‘陶罕董’？”靠门的一个山羊胡子问。

“是啊，北京象房里三十多头象个个有名，供奉如五品官。过得比咱们还好呢。”

山羊胡子又道：“我虽未亲眼见，但也听说，那‘陶罕董’死后，太医院验出有象黄，有这么大。”他啪啪地拍着桌子，得意地说，“重有三十多斤呢。”

众人啧啧叹着。那瘦子还要说些什么，却听外面哐当一声，又有人“噉”地吼了一嗓子。众人都扭了头伸长了脖子向外瞧。

对面是一个衣肆，名为聚胜，是当地有名的衣店，地方官与富商都爱来这里买成衣或定做衣服。只是正月里正是生意淡季，可巧又遇了雪天，门前更是无人。大家只见一个穿着补丁摞补丁衣服、四十多岁的乡下人跌倒在地。旁边两个粪桶，一立一倒，倒了的粪桶倾出的粪便将聚胜衣店的台阶糊了黄黄黑黑的一大片，还微微地向上冒着热气。所幸粪桶内粪并不多，只污了两级台阶。看来是这个乡下人走路不小心，恰恰在人家衣店门前滑倒了。

门里站着个胖子，肚脯向外挺着，眼小如豆，嘴大如盆，穿着深蓝色棉袍，外罩绣金大袄。这胖子指着乡下人大骂道：“好你个王八杀才，道路这么宽，怎么就偏顺我们这个边走？你这一跤倒跌得正，不拭干净了你甭想走。”边说边从台阶绕下来，抡了巴掌想打，但一闻那乡下人一身的气味，

又退后两步，只是跳着脚骂。

乡下人爬起来，先是一个劲地作揖，然后又去街当中抓了两把土往泼在台阶上的粪上撒。

“用土不行，脱了你的衣服，给我擦干净。”

乡下人又作揖道：“得罪老大哥了，只是这天气忒冷，家又远，我没了衣服怎么回去？家中也只就这一身老棉袄，还指望着穿着它过这两个月呢。”

胖子向铺子里喊道：“你们还在里面挺尸吗？杨二、苟大你俩给我滚出来！”只见两个衣铺的伙计像见了兔子的狗似的一头从铺子里直冲出来，跳下台阶揪住乡下人的衣服就往下拽：“这是我们外铺二当家的，‘大哥’也是你这等人能叫的吗？快脱了衣服给我们擦干净台阶。”

这里茶楼里的茶客大多赶出来看热闹，有几个胆小的站在茶馆门口隔着马路往这里瞧，胆大的围拢在衣店门前。刚才在茶楼里说得得意的瘦子又说话了：“掌柜的，您听我一句劝，瞧这冰天雪地的，您就积个德，让这老头子弄点土，弄点雪，再用一些水把台阶弄干净就行了。把人冻着可不是玩的。”

二当家斜着眼瞪了这人一眼：“去去去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我家门口的事自有我家的规矩。”

李大哥不乐意了，骂道：“还真没王法了，弄脏了你家门口给你弄干净就是了，非要逼出人命来怎么的？”

胖子二当家尚未搭话，山羊胡子一捅他，将他拉出人群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呀。”

李大哥不解地问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你是北京来的还不知道这里的形势。这家聚胜店可不是一般的铺子，上连着天下扯着地，背景深着呢。听说宫里都进过人家的衣服，道台老爷

都请他们总掌柜吃过饭，就是咱们武邑的县令也要让他们总掌柜两分。你这么和他闹，不怕他告了这里的大当家的拿了片子送你进衙门？”

李大哥一听气势先泄了七分，但仍然愤愤地小声嘟囔道：“难道就没王法了吗？难道就没王法了吗？”

却听那边胖子二当家还在说：“不是我欺负你是乡下人。你既然担着粪，就应当小心走才是，怎么偏就要靠了这边走？怎么偏就跌在我们店门口？你若还死赖着不扒了衣服给我擦干净，看我不打死你！”

这时那乡民的破棉衣已经被店伙计扒了下来，扔在台阶的粪上。乡民就只穿了这一件棉衣，里面什么也没衬，光着膀子低头用自己的破衣服去揩那粪。几滴泪珠落在那件破衣服和粪上。

寒风一阵阵吹过，众人都觉得脸上刀割似的难受。那乡民浑身抖得像在打摆子，身子蜷成一团，伛偻着干着活。

“可怜见的，真是作……”山羊胡子叹着气，话说了一半又不敢言声了。周围人也窃窃私语，叹着气却不敢再说话。

那胖子却仍然不满意，指点着：“用点儿劲，你也算是干苦力的，怎么不会使劲了？”

“衣服已经脏了，怎么能擦干净呢？弄脏人家的门面让人家怎么做生意呢？再把裤子剥了，要擦得干干净净才行啊。掌柜的，你看怎样？”一个一直站在后面看热闹的人沉沉地说道。

胖子一听乐了，扭头看那说话人，见他五十岁上下年纪，中等个子，面白须黑，长相清瘦爽洁，一双细长眼又黑又亮，穿着一身灰不溜秋挂了茧缎面儿的棉袍，里边露出套扣藏青色背心，脚下一双木底黑呢千层底鞋，戴一顶瓜皮小帽。光看衣服，瞧不出是什么来头。胖子点点头道：“这个老头子倒是个讲道理的人，就依老头的話了，你把自己的裤子也剥了去吧。”

两边的伙计呵斥一声，那乡农只好又哆哆嗦嗦地站起脱了棉裤。

李大哥实在忍不住了，指着胖子道：“那人不过是个农夫，又没什么大错，何必凌辱至此？你看他已经够可怜的了。”

那人微微一笑：“此言差矣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污人门阶，自当擦干净，这有错吗？你看这家掌柜的已经气得要命，这个农夫不这样做，怎能让他消气？”

胖子听得眉开眼笑，点点头。

再看那乡民浑身冻得发白，雪落双肩，都快僵成一块大冰坨了。刚才那说话之人又道：“掌柜的，这天可冷啊。”

胖子不知是什么意思，随口答应一声。

那人又说：“你看这农夫已经冻得不成样子了，恐怕回不到家就会冻毙于道。就算你不怜惜此人，难道你不怕吃人命官司吗？”

胖子冷笑：“在武邑县还没有我刘二爷怕的事。”他想想又问道，“依你要怎么办？”

“这里既然有现成的衣店。”那人指指乡民，“你进去取两件衣服穿上。”

“你敢？”胖子气得倒乐了，“哪里蹦出来的妖精？你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瞧瞧这店名，打听打听这店是谁家开的！”

话声未落，不知从哪里蹿出五个大汉来，架着那乡人进了屋。其中一人道：“我们老爷叫你挑，你就挑。还怕我们赔不起吗？”

胖子听这话似乎老头子要买衣送那乡下人。想是那人要做好人行善，既是来了生意，倒不去阻拦。

周围人听得也像这个意思，倒觉得有些错怪这人了。再仔细看这人带着的五个家仆，个个五大三粗，衣着也光鲜，都道他是有钱的买卖人。

乡民犹犹豫豫地挑了一件灰布单衫，那人道：“单衫非应季之衣，换一

件厚的。”

乡民诚惶诚恐，面露感激之色地取了一件絮袄、一件夹裤，正准备穿在身上。那人又不高兴道：“此时天寒地冻，这样的衣服岂能御寒。我看那边有一身裘皮衣服，不如换了那衣服才暖和。”

围观的众人都不约而同地“啊呀呀”地叫起来。那一身裘皮衣服，价值不菲，没有七八两银子买不下来，是普通人家三四个月的收入。众人一听生意人要赠乡下人这么贵重的衣服，都有些摸不着头脑。若说是可怜这乡下人，略尽人情，但也用不着送这么贵重的衣服，而且白白便宜这胖子做成一桩好生意。

生意人让乡下人穿了衣服挑着担子先走。乡下人趴在地上砰砰磕了两个头颤声道：“全托善翁施恩，我这贱命才能留下来，您可要留个名字，让我全家都记在心头。”

生意人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快快走吧，此衣本当你得，我亦非施恩。日后，也不要从这里过了，当心这里有恶狗伤人啊。”

乡下人千恩万谢地挑了粪桶走了。待那乡下人渐渐看不到了，生意人道：“我们也走吧。”说罢向不远处一辆马车走去。胖子一把将他抱住，大声叫道：“别跑，掏了银子再走。看你就不是好东西，想在这里耍老千啊？”

旁边上来一个高个儿汉子出手一掰将胖子拉开，训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！”

“你好大的胆子，关公面前耍大刀，黄鼠狼洞前放屁，你自找麻烦？不给你们点颜色瞧瞧，你不知道马王爷长着几只眼！杨二、苟大——”

胖子叫了两声没人应，回头看两人早就没影了。高个儿汉子脚下一绊，胖子摔了个大屁股蹲儿。“哎哎呀呀”地刚叫了一声，只见十几个店伙计从成衣店里冲了出来，手上拿着顶门杠、烧火棍。那苟大冲在前头口里大叫着：“反了你们。反了，反了！”

生意人指着苟大道：“怎么，皇皇天日，太平盛世，你一个小小的衣铺子就敢反了大清江山不成？”

苟大知道自己喊错了，吓得住了口。但手脚没停，大棍一甩，冲了过去。看热闹的纷纷躲避，一瞬间跑了个精光。有些胆大的远远站在茶馆门口，干喊着劝架。

这生意人带的五个人可都是练家子。他们甩开膀子，连冲带打，没几个回合就把十几个人都放倒了。胖子跌坐在地上连哭带闹：“遭劫了，给我喊人去，给我叫兵去！”

可巧，正喊着遭劫呢，路东走过来一队绿营兵，约莫二三十号人，排着队，为首的骑一匹大马。

听着这里喊抢劫，又见噼里啪啦打成一片了，为首的军官模样的人指挥着营兵就冲了过来。

胖子远远一眺，见是熟人，兴奋地叫道：“王爷，别让这些人跑了，都给我抓到大牢里去。”

绿营兵毕竟是经过训练的，手里又拿着真刀真枪。生意人带来的随从没敢乱动，任由他们绑住了。那个生意人也被两个人按住。那马上的人掣了马往前走了几步，叫道：“青天白日的，竟敢抢到城里来了？老子看看这人是什么德行，长第三只眼了吗？”

待近了，他看了看生意人，突然哎呀叫一声，跌似的从马上直滚下来，跪在生意人前面道：“是窦大人到了。小的王义录给您请安。下官有眼无珠，没认出大人来，还望恕罪。早就听说您要来，怎么没派人到我们府衙里知会一声？”

抬头看，那些兵丁早已经愣住了，僵站着个个如木雕一般。王义录站起来，照着还按着窦大人胳膊的一个兵丁就是一巴掌：“老子都跪下了，你们

还不给我全都趴下！”

二三十号人急忙忽啦啦都跪下一片，个个心中忐忑，不知是惹了什么来头的“大人”。

这位窦大人就是窦光鼐，字元调，山东诸城人。说起窦光鼐，这个人在朝中可不是等闲之辈。他自幼好学，颖悟过人，童试、乡试皆列榜首，故有神童之誉。乾隆七年（1742）头一次进京赶考就拿了一个探花。官授翰林院编修。当时他只有二十二岁，可谓少年得志。论起学问来，朝中四十年来能出其右者寥寥，就是乾隆皇帝虽然对此人不怎么感冒，但一提到他的学问来也是常常夸赞有加。窦光鼐参与过《日下旧闻》《四库全书》的编撰，留下《东皋》《东诗赋皋集》《应制集》《省吾斋稿》等传世之作。要说凭他的学问，凭他的才能，再凭着这几十年来资历，再慢也该升入军机处宣麻拜相了，但窦光鼐天生是一个倔巴头，用乾隆的话说就是：“真乃难浊之流也。”窦光鼐刚到翰林院，先是频频诘难长官，后又与到翰林院讲学的礼部侍郎王文韶当场辩论不休。这官场到底不像学堂，第二年正逢官吏大考，窦光鼐虽有满腹经纶，竟然被列为四等，罚俸半年。

幸而乾隆皇帝早就知道窦光鼐的学问，四个月后就亲自点名将其擢升为左中允。窦光鼐虽然一入官场就吃了个小亏，但仍然不改秉性，所以熬了二十多年，也只是一直在三四品官阶上打转转，属中上层官吏。而许多不如他的同年们早就登上了这个台阶，有的甚至成了一二品大员，封疆大吏。

窦光鼐曾经担任监察院左副都御史，虽然只是个四品官，但其权力是相当大的。后因刑部会议某个案子，又同大学士来保、史贻直、协办大学士梁诗正当庭吵了个不亦乐乎，话中多有激愤之词，有出语伤人之嫌，被革职留任。后来，他在担任顺天府府尹时（正三品官）又因捕蝗的事，与直隶总督杨廷璋闹矛盾，再次被革职留任，官阶降为四品。屡起屡跌的官场

经历足见其性格之耿直。

不过，这一次窦光鼐路过武邑县时，却正是他官场再度春风得意之时。就在前不久，窦光鼐又一次被提拔上来，成为吏部侍郎兼浙江学政。这是正二品的大官，小小的一个武邑县岂敢怠慢？说来也巧，王义录虽然只是个正七品的绿豆小官，根本无缘与京中大官相见，但窦光鼐在顺天府做府尹时，王义录恰巧在府里当过差，自然认识他。

王义录近前一步道：“大人，请问那个狗胆犯上的王八羔子刘二胖子怎么办？”

“刘二胖子？”

“就是刚才跟您过不去的成衣店二当家。是不是要拿到衙里审一审，送到狱里关几天？”

“噢。他虽然欺侮乡民，但已经以物抵罪，不必再治罪了。至于冲撞本官之过，也一并免了。”

王义录本想招呼刘二胖子过来谢罪，回头看时，刘二胖子早就跑得不见人影了，急得他连忙招呼绿营兵去抓刘二胖子回来。

窦光鼐道：“算了，算了。我还有事去你们县衙，不在这里耽搁工夫了。”

王义录殷勤道：“大人初来本县，不熟识路，卑职给您在前面引路。”

窦光鼐道：“不误你出差了，也用不着！我识得路。”

窦光鼐点点头，上了马车，渐渐走远了。

好一会儿，刘二胖子才不知从哪里钻出来。一出来就指着王义录道：“好你个王义录，不说给我说上两句好话，还紧着把我往衙里送啊！平时白喂了你一肚子肉。”

王义录笑嘻嘻道：“这是个过路神仙，过一天就走啦。关你一天让他消气也就罢了。若他自己不忿气，跟王知县一说，叫了衙役弄了你去，可不

知要在堂上受什么罪呢。”

“那你还骂我什么王八羔子、狗胆又是怎么回事？这词你也敢往你家刘二爷身上安？！”

“不过是为窦大人消气，为你消灾罢了。要不然窦大人能这么容易饶你吗？”

刘二胖子这才恍然大悟感激地说：“还是冯哥想得细。”又问，“这个窦大人是什么来头？”

“有名的窦元调你不知道？现在是二品大员，皇上跟前儿的红人。你小子今天算是躲过一难，以后必定有后福呢。”

刘二胖子舌头伸出老长，大冷天竟没感觉到凉：“好家伙，没想到我祖坟冒了青烟，店里迎来了一个大主顾，今天这场虚惊可算没白受。”

二

窦光鼐来到武邑县县衙。早有人报了知县。知县带着县丞、典史和两个主簿以及三班衙役早早地就迎了出来。

知县姚成文隔着老远就大声道：“不知学政大人驾临本县，有失远迎，让您劳累了。”说话已经走到跟前，倒身就拜。窦光鼐一把托住道：“我穿着便服，天又下着雪，礼就免了吧。先进你的县衙再说。”

姚成文一声招呼，有人抬过轿来。

窦光鼐摆手道：“已经不远了，换来换去的也麻烦，况且雪天坐着车也比坐轿方便。”

姚成文无话，和众人簇拥着窦光鼐来到县衙。

听得两声炮响，正门打开。窦光鼐等人一路进了西花厅，换了衣服，坐下喝着热茶。姚成文和县丞陪在下座。

姚成文搭话道：“前一阵子就听说大人放了浙江学政还带了吏部侍郎的职位。本以为是要一路驿站相停，大张旗鼓直下江南的。怎么只带了几个亲随来到敝县？难道是敝县出了什么事？”

窦光鼐笑道：“不是。皇上嘱咐我顺路观察民风、考察官吏，随时上奏。本官自然不敢走马观花。便装私访比坐在轿子上的所闻所见要真切得多了。”

姚成文等人点头称是。

窦光鼐又道：“听说总兵刘镇涛要到你们县来练兵。怎么没有来呢？”

姚成文道：“本是今天就能来的。但因前些天旱得严重，怕宿麦受灾，本省总督方观承大人要亲自下来体察民情，半路叫了刘总兵去。可巧，昨天晚上天就阴了起来，今天就下起了雪。这灾情一减，可能刘总兵很快就会来的。大人若不嫌弃，可在下处歇上两天。”

窦光鼐笑道：“本来没什么事，恰巧刚才碰到绿营里的王义录，这个人以前跟过我，用得惯了。眼下我去浙江跟前缺几个得用的人，就想和刘镇涛说一声，问他要人。另外，我去年借了他一百两银子，本想在余杭就还了他，但他走得倒快，等我追到这里，他却没有来。”

县丞梁必胜笑道：“两件事都好办。您亲笔给刘总兵或方抚台写一封要人的信，我们派快马送去，两个时辰就可见回讯。至于银子，我们都知道您是个两袖清风的大清官，凑这些银子也不容易，我们就代您还了吧。”

窦光鼐脸一沉道：“既知我是清官又何出此言？我平生不取无名之钱，难道你要用此银污我名节？既然清官凑这些银子不容易，难道你又容易？你又算是什么官？”

梁必胜吓得脸色苍白，急忙离座扑通一声跪下道：“下官怎敢取不义之财……”

这时门帘一挑，一个大高个子走进来。此人瘦长脸，青金石的顶戴耀着火盆似的光，九蟒五爪袍，套着猛虎补服，雪白的马蹄袖翻着，正是总兵刘镇涛。此时，县令姚成文也跪了下来。刘镇涛惊讶道：“怎么，窦大人到直隶来审官问案来了吗？姚成文和梁必胜这两个家伙犯了什么事？”

窦光鼐道：“你们起来，本官不会怪罪你们，只是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。”又站起身和刘镇涛见礼，然后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我还要问你要一个

听差的呢。”

刘镇涛与窦光鼐是老相识了，大声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你要谁？”

窦光鼐提了王义录的名字。刘镇涛一口答应，让手下人立刻赶到保定去办签票。窦光鼐又掏出一百两银子的银票还他。刘镇涛知道他的脾气，也不推辞，拿了随手塞到袖子里。又问：“听说这里有家衣店掌柜的叫刘二胖子跟您撒泼，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？我去叫人把这只胖狗儿拿到这里。”

窦光鼐道：“莫去。此人已经叫我治过了，费了他几两银子。凡事都要讲个理字，不要无端以官势压人。”

刘镇涛大笑道：“老哥还是改不了一个‘迂’字。”

“不过，我听说这人还有些来头，在本地势力不小啊。”

刘镇涛摇摇头，转过头问姚、梁二人：“你们知道这人吗？”

梁必胜刚才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，这回想将功补过，抢着道：“刘二胖子并没什么来头，但他们掌柜的名叫陈凡亮，陈凡亮的哥哥叫陈凡荧，在和亲王府里当内府二管家。陈凡荧又和福岷是拜把子兄弟。”

“这福岷不是福崧的弟弟吗？”

“刘大人说得不错。”

“这福岷也是朝廷的四品命官，和那些奴才拜什么把子？古代有个姓颜的先生说得好，和好人住一块儿，就像进了花店，时间长了自己也香了；和小人住一起，就像进了卖咸鱼的店，时间长了自己也就臭了。福岷和这些人称兄道弟的，怎么能学好？”

窦光鼐点点头道：“这是颜之推说的，‘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自芳；与恶人居，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自臭也。’孔子亦曰：‘与善人居，如入兰芷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则与之化矣；与恶人居，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，亦与之化矣。’”

“我就佩服他哥福崧，吴大人（福崧虽为满人姓乌雅，但也有汉姓，姓吴）可谓文武兼备。前两个月他刚刚查完王亶望在甘肃弄的什么米捐案，三个月摘了两百名贪官的顶子，砍了一百多人的脑袋，甘肃官场之风为之一变。连皇上都发了明旨夸他办案雷厉风行，严察明断，实心任事，让百官都学他的样呢。不过，像我这样的大老粗，再怎么学也难赶上吴大人呀。”

窦光鼐道：“福崧也不容易。这次甘肃米捐案，他办的官员不少，功绩也不小。但拔出萝卜带出泥，谁没有个三亲六故、通家好友之辈，臭味相投、沆瀣一气之流？他是砍了一百多个贪官的脑袋，但也砍在这些人千丝万缕的人事关系上，得罪的人以千计数。这些人中有些有权势的，岂能让他好过？你是三四个月没进京了，虽然当今圣上对福崧仍然信任有加，但目前京中的形势却对他不利呀！”

刘镇涛一拍大腿道：“奶奶的！杀他娘几个贪官还能惹下这些麻烦事，幸亏老子干的是练兵打仗的买卖，省得为这些烦心事操心。”